宦姑滩

翟本荣 文/图

经过雨水冲洗的焕古焕然一新，青石台阶也流露出了历史的痕迹，河中流水也在缓慢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从紫阳县城沿汉水溯江而上约20千米，有一古镇，名为焕古镇，其原名为“宦姑滩”，后更名为“焕古”。下了船，轻轻地走上古老的台阶，在不远处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块古碑。宦姑滩义渡碑立于清咸丰戊午年蒲月，原刊于宦姑滩古渡口石崖中，1991年，火石岩水电站蓄水发电，淹没原址，迁址于此。碑文记载清道光、咸丰年间，张氏夫妇、王氏夫妇捐钱、田产用于义渡。详细记述了田产明细，所捐田产收入用于渡船维修及船工工资。过往行人不收船费。嘉言义行，感人至深。

品着紫阳茶，沿着古老街道缓步而行，倾听着历史的演变过程。相传很久以前，有个官宦人家的女儿刘冬姐，其父亲被诬陷含冤而流离失所。后被救出，辗转至紫阳县葡萄渡，在东明庵(鸿恩寺)研习佛法，法名“远香”。偶然间将山野茶树移到庵内精心栽培，并专习制茶技术，所制之茶，具有提神醒脑之疗效。后将茶树栽植和制茶技艺传授乡邻，受到百姓的爱戴。乡邻也为感激其赠茶技艺，便尊称为宦姑，久而久之便有了宦姑滩这一名字。

后来，此茶传至京城，皇上品用后，顿觉神清气爽，啧啧称赞，惊叹茶香超乎寻常。见其形似凤凰起舞，且形态曼妙，于是御封为“凤凰茶”，定为贡茶，广为培植。听闻此女身世，且得知缘由后，次早当朝对那转送茶叶的朝臣降旨，召刘冬姐进宫封侯，并为她已被诛杀的父亲沉冤昭雪。刘冬姐进京后，羽化成仙。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她，把葡萄渡(乌鸦渡)改称“宦姑滩”。后来设镇，名为“焕姑镇”。新中国成立后，又将“焕姑镇” 易名为“焕古镇”，寓含去旧迎新，勃勃向上之意，此名沿用至今。

过了码头，沿着青色台阶缓缓向前，朱红色的门窗被慢慢拨开，里面透出粉粉的小脸蛋，一双玉手伸出正向远方来的客人打招呼，似乎说着你们辛苦了，欢迎来焕古观光旅游等话语。走近门前，木牌匾上挂着“古镇奉茶室”几个大字，细看里边，几张桌椅、一把茶壶、数个茶杯，摆列在桌子上。炎热的仲夏，热情的紫阳人也会邀请你进去喝杯茶歇歇脚。

一把茶壶，装入二两茶叶，静泡几分钟，倒入碗中，茶叶也由细针形展开为绿绿的嫩叶，水也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旧时的宦姑滩，由于靠近汉江边，水运方便，商贸发达，紫阳茶因独特的生长环境而畅销全国。解放前夕，写有“紫邑宦镇”的焕古茶，也是通过码头、轮渡等流传于全国各地。随着水电站的建成，陆路交通的兴起，水路交通也逐渐衰微，古镇也是日渐衰微。

真正的好茶是越品越香，然而古镇亦是如此。一座山，一条河，一个古镇，因为独特，才被记住。经过历史的冲洗与文化的沉淀，焕古镇也再次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气息。

品完茶，拾阶而上，一座古老的、有历史的土坯房拨开了新的面纱。土黄色的外墙在烈日的照耀下更是散发出泥土的气息，露出的椽子上面挂着焕古茶的小旗子，青色的石板瓦诉说着房屋的历史。可是寻找了好久，也没见主人在家，故而不能详细了解这座古屋的历史由来了。

青砖外墙，朱漆门窗，雕花实木走廊，仿古木柱整齐地站列在古镇中央，焕古茶的旗子在风中飘荡，向远方的客人招手。华丽的转过街角，来到了古镇中心，一幅大约三四米的青铜色壁画在描述着官宦人家女儿刘冬姐在此潜心研习佛经，精心栽培茶苗，入贡朝廷，造福乡邻的故事。

夕阳在向我们招手，示意着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该回家了，落日的余晖也为这座古镇铺上了一层金色。

绿色宜康 寻找美丽乡村

专栏

儿童有歌谣 寓意非闲聊

田先进

儿歌，又叫童谣，是儿童最早接触的文学体裁形式的一种，多以反映儿童的生活情趣、向儿童传播生活常识为主要内容，文字浅显，篇幅简短，节奏鲜明，语言活泼，便于流传。紫阳民歌中有不少纯朴的儿歌童谣，很是有趣。

紫阳人说话语音中的“儿化”与“子尾”以及“了”字较多，名词重叠的同时加上儿化的说法也较多，以示亲近和惯于收束以及强调。如娃儿、妹儿、姐儿、样儿、刀儿、碗碗儿、门门儿、水水儿；包包儿、盒盒儿、桶桶儿、桩桩儿、把把儿、边边儿、扣扣儿；汤汤子、绺绺子、砣砣子、块块子、吊吊子、奶子、条子、坎子、面子、镇子；看了书了、吃了饭了、喝了酒了、来了人了，说了话了……这些说法，不胜枚举，有音韵节奏感、温馨柔和态。人们从小受到方言语音的教育及影响，习惯使然。从小呀呀学语，为了朗朗上口，以便口齿伶俐，就编儿歌教唱。有些儿童随口说来，有顺口溜和凑凑句的形式，能够延续至结束就是了。大人有时作为调侃的话题，也借用儿歌的形式说来耍耍。有的儿歌有一点是非鉴别和行止取舍的看法，有的似乎有一点“拐”(蔫而明白)的意思，但不伤大雅。幼儿亦说亦唱，没有具体歌谱，只有一地口音，说是朗诵也行，说是在唱也是，兴致勃勃，一领众和，不管词语如何，只要能够顺口，只管放声来唱(说)。

《丁丁数数》中：丁丁数数，克蚂溜溜/蜂子过桥，一把逮到/手儿侵痛，锥出血了/哥哥笑话，说我“二苕”/蜂子有刺，逮它要着/还有克蚂，只能瞧瞧/到处乱蹦，叫声嘈嘈/能吃蚊子，把它留到/丁丁数数，耍起唠唠。

歌中唱的“丁丁数数”，是伸出手指来计数。“克蚂”，方言指蛤蟆、青蛙、蟾蜍。“溜溜”，意思不是溜走而是指蛤蟆在地上缓慢地活动。蜂子“过桥”，指蜜蜂或野蜂从桥上飞过，借用“桥”字的音韵而已。“逮到”，方言指抓住。“二苕”，方言意思是二傻子。“有刺”，指蜂子有毒刺。“要着”，指可能要受伤，即会被蜂针蜇伤。“嘈嘈”，方言指克蚂的叫声嘈杂。“要吃蚊子”，意思指克蚂能捕食蚊虫。“把它留到”，指不要伤害克蚂，它对庄稼有益。“耍起唠唠”，意思是权当玩耍。

这首儿歌说是随便唠唠，却有是非取舍，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做，比方说要逮蜂子，不仅会被蜇伤，而且要有早期的环保教育意思。保护益虫，“把它留到”。虽然“叫声嘈嘈”，有些让人烦躁，听习惯了，就相安无事。

《打起锣鼓接姑娘》中：小油灯，地坝放，哥哥半夜学篾匠/要编一个花竹筐，好去山下背嫁妆/姐姐起来绣鞋底，婆婆起来蒸糯米/糯米蒸得喷喷香，打起锣鼓接姑娘/姑娘接到田坎上，哥哥来把山歌唱/唱的月亮和太阳，一天到晚有光亮/唱得姑娘心欢喜，脸蛋笑得花一样。

歌中唱的“地坝”，指农户门前的院坝。小油灯搁置在院坝里，哥哥打夜工，要编一个“花竹筐”，用于办喜事。“背嫁妆”，意为山高路远，平民小户，没有大批的嫁妆，只用背篓去背来就是了。“绣鞋底”，指绣花，打鞋底，做新鞋子。“蒸糯米”，是要做甜酒(米酒)。歌中唱的“月亮和太阳”，是一个比喻，天有日月，昼夜明亮。

这首儿歌唱的是一种欢欣的情景，勤劳，爱美，用歌声表达纯朴的感情。唱歌的小儿不懂得深层的含义，只知从外表上看来很高兴，也就乐而歌之。小孩儿的口气，成年人的情调。

《我长大了要学她》中：牵牛花，吹喇叭，幺娘出门笑哈哈/带上礼行和知心话，背着可爱的胖娃娃/叫声爹来叫声妈，过两天就回来啦/回到娘屋里看一看，娃儿他达来接伢/亲戚越走越亲近，这是我的好婆家/幺娘是我的好榜样，我长大了要学她。

歌中唱的“牵牛花，吹喇叭”，是比喻起兴，意谓喜气洋洋。“幺娘”，指最小的婶娘，“礼行”，即礼物，“他达”，指小孩的父亲，叫“达达”(爸爸)。“伢”，指幼儿。“长大了要学她”，幺娘是个好榜样，从“背着可爱的胖娃娃”，就可以看出老少都健美。娘家和婆家兼顾爱惜，小孩也感觉到了贤良的好处。

《爹爹爹爹你莫打》中：天气好，起得早，早起好去扯猪草。猪草扯到东山坡，听见大人唱山歌/听了山歌心里动，跑进崖下大石洞。木棍棍，地上插，假装是香又是蜡/喊叫表妹来相爱，悄悄眯眯把堂拜/这件事情不凑巧，让我老爹晓得了/一顿条子打在身，我和表妹只是哼/老爹呀老爹你莫打，我们本是闹着耍。

歌中唱的“扯猪草”，即采猪草；“悄悄眯眯”，即悄然；“条子”，即树枝；“只是哼”，即只是哭。这是一个小孩子天真率性的游戏，俗话所说的“开知比较早”，居然模仿成年人的结婚拜堂。也唱到了父辈的严肃教育，防止孩子的行为偏差。反映了人们纯朴的思想观念，要求小孩子从小学好，以免误入歧途，教育的方式肯定不仅仅只是打，还有言语训斥，没有唱出来而已。

儿歌原本就没有批评人事的义务及作用，有时却情不自禁地带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有限度，无引申，听了细细地想一想，或许能受到一些启发。紫阳民歌中的生命精神，不是随意唱唱而已。童言无忌，却也童心有寓，正确地看待，就会有戏。

话说紫阳民歌

闲来逛鸟市

张朝林

每个周日，汉江公园的鸟市就闹开了，卖鸟的、买鸟的都如潮水般涌在一起。画眉、八哥、鹦鹉珍珠鸟这几类在鸟市是最常见的了。晨曦初露，汉江公园人行道两边摆满了各式各样装着鸟儿的笼子，有长方体的、正方体的、圆柱体的鸟笼，也有小木屋和组合式别墅样的鸟笼。笼子里的鸟儿迎着朝晖，和公园里的野生画眉、喜鹊、麻雀、斑鸠、点水雀一起鸣叫，将大半个汉江公园点燃了。

卖鹦鹉的摊位，往往最“火爆”。在人群中定睛细看有的鹦鹉在鸟笼里觅食、打斗，有的偏着头打量蹲下看鸟的买主。远远地就发现一只虎皮鹦鹉，在笼子里龙腾虎跃，有时翘首在横杆上望行人，跃跃欲试。牡丹鹦鹉，头到脖子是桃红色，其余都是绿色，看上去就像是绿叶上一朵跳跃的牡丹。这种鸟也叫“桃面爱情鸟”，喜欢它的人多。最有趣地还是买鸟讨价还价的事情了，一位中年男子的牡丹鹦鹉毛色鲜亮，活泼可爱，一老者蹲在摊位和卖主讨价还价三四个轮回，卖主给了最低价——一对一百块，老者起身就走，边走边回头。卖主不喊，又招呼别的客户去了。老者在其他鹦鹉摊位蹲了半天，最终又折回身子，掏了一百块，逮了两只鹦鹉走了。

这些鹦鹉本应活跃在广阔的天空，怎把它们关进了笼子里呢？是鸟儿的悲哀，还是人类的悲哀啊！我试着询问摊主，这些鹦鹉是怎么来的？摊主说，都是圈养繁殖的，只能在鸟笼子里养，放出去它们是无法生存的。听了这番话，心好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我曾养过一对鹦鹉，把它们囚在笼子里，它们不停地乱叫、乱飞，在屋子里满世界地飞蹿，到处乱咬、乱拉，妻子闹着要处死它们，我出于好心，才恋恋不舍地把它们放回自然，为此事我伤心了好几天。今晨听了摊主的话，妻子没有处死我的鹦鹉，但我却变相的处死了它们。我蹲在这些鹦鹉面前，默默地为那对鹦鹉祈祷，祈愿它们回到花木葳蕤的秦巴万宝山的大自然。

一只黑色八哥，其貌不扬，在鸟笼子里上蹿下跳，摊位上很少有人关注，主人急了，提起鸟笼对着八哥说：“早上好！”八哥接着说：“早上好！”主人又说：“汉江美！”八哥就说“汉江美！”“美女真漂亮！”“欢迎！欢迎！”等等，一时间他的八哥摊位“轰隆”一声聚满了人，有的人对着八哥说“您好！”八哥回应了一句，有的人故意逗八哥：“你坏！你坏！”只见这只八哥对着那个人连声喊“你坏！你坏！”逗得一圈的人哈哈大笑。这飞禽也说起人话。试问这是鸟类文明的进步，还是人类野蛮的写照？据说为了让八哥能说人话，要经过八哥舌头的几次蜕皮，每次蜕皮八哥都会撕心裂肺地叫，这种摧残人能感觉得到吗？

画眉是单只圈在圆柱体的鸟笼里，有的气势威武，有的歌声婉转。我发现有的画眉笼子用黑布罩着，只有来了买主，卖主才打开半边黑布，让买主瞄上几眼。卖主说，这是一只雄性画眉，雄性画眉争强好斗，占有欲很高，自己的领地不能容得其他雄性画眉入境，一旦路过，它都会冲上去打斗，直到入侵者逃走。我这只画眉，性格更烈，我若不蒙它，它见到鸟市里的其它画眉就会在鸟笼子里乱撞，甚至会被撞死。听说画眉生性胆小、孤独，但是为了领地之争也会不惜一切代价而战，鸟的精神值得人类学习。为啥画眉都是单只放在鸟笼子里的？我又奇怪道。摊主又着腰说，你放两只画眉试试看，无论是两只雄性的还是雌性的，都会打得你死我活。如果放进去雄性和雌性，它们打到一定的程度和好了，就成了一对情人，过上小日子了，你就再也听不到它们悦耳的歌声了。

画眉一旦拥有安逸的生活，便放弃了对艺术的追求！关在笼子里的画眉，它更愿冲破牢笼，为了获取人的同情心来几声献媚的歌声，也许是为了感恩人类的供食之情发出几声回报的问候。哎，不论画眉发出怎样委婉的歌声，我们都应构建人类鸟类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思想让文学熠熠生辉

(上接五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孟子则将孔子的读书见道发展为读书殉道，他斩钉截铁地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孟子为读书人设置了一条以身殉道的不归之路，显示了比孔子更为积极的入世精神。是的，这的确是一条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乃至牺牲个人自由和生命的不归之路。从太史公的忍辱著史，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从王国维的沉湖求节，到顾准的孤路苦行，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无不展现出中国无数优秀知识分子以血泪为读书作注的历史。

“有人说写作是一种自娱活动，在一定范围里自娱自乐是成立的。但这种自娱必须遵守人类大的规则、大的价值取向。一个人的写作如果仅仅是‘抽屉文学’，怎么自娱都无伤大雅。因为这类文字尚在隐私之内，无人窥探就不是东西，正负效应都是没有的。如果文字刊发出来，情形就不一样了，因为人们要‘消费’它，其质量优劣、品位高下都会作用于他人，假如你是为虚假文化推波助澜，为精神堕落摇旗呐喊，为自己那点一文不值的‘名利’而不惜出卖人格，污染精神，糟蹋母语……那么，你努力一分就有了一分的罪过。如果真是这样，难道你还要坚持说这是‘自娱’么?！”(《心影留痕》座谈会上的发言)“寻找文学的尊严不仅成为必要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文学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说它幸运，是因为今天的文字已经有了回归和独立的趋向，在相当程度上拔出了‘利于器’的沼泽，‘道’的曙光初见端倪，这是文学本真的前提……”(《寻找文学的尊严》)“我们能看到的是《讲话》自发表以来，一直为为数不少的人误读，或断章取义或为我所需，‘高举’之下认识不尽统一。所以，《讲话》正如作者的思想体系一样，既要考虑当时具体背景，又要完全准确地加以理解。否则，本难正源难清，甚至继续沦落为抢手的‘器’。还‘器’为‘道’是尊重伟人、尊重自己、尊重艺术、尊重实际的前提，也是繁荣文艺创作，构筑社会主义文明，完成复兴大业首要的必须加以解决的根本问题。仰视一代伟人的精神丰碑，是一种忠诚；冷峻地审视这个丰碑审视其辐射所带来的作用，依然是一种忠诚。位卑未敢忘忧国，有此境地，冷热都是相宜的。”(《理性高于一切》)

思想的张力和人身处境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与古人相比，日益繁盛、忙碌、拥挤的现代社会以及愈来愈职业化的社会分工，使现代人的思想空间显得日益狭小、逼仄。面对职业化的社会分工、商业化的社会生活的双重挤压，我们只能感到思想的极度疲惫。也许我们还未曾意料到，现代化的物质生活不仅已经对人类的思想造成巨大冲击，还潜伏着对人类自身的极大威胁，而挽救人类的只能属于人类的思想。只有思想是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自由飞翔的精灵。它为人类的历史作证，它是读书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类不能一刻没有思想，读书人不能一刻没有思想。

诗性与理性交响

书也便如同人一样，并非每一本书都会使你想和它交往一生。很多书读过便了，放下它，便像放下了你的昨天，它或许是你明天的养料，但你不会念念不忘地想着它。

然而有些书，却是不可能放下的，哪怕作者本人都放下它乃至否定了它，而你，却总会在某个时候想起它，再去找它，读它，与它对话，赋予它新的活力，于是，它便又一次成为你精神世界里的一个契机，一个促使你生长也和你一道生长的伙伴。这样的书，我才称它为良师益友。恰如茫茫人海里吸引你目光的人不会太多一样，这样经得起反复阅读的书，也不是那么多。我想，不是好书太少，而是我们的生命太有限：如同只有把人类抽象地当成朋友，我们才能具体地去爱其中的一部分一样。

振宙先生的书不适合一口气读完，它需要读者的思考、思索和体悟。也许你会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或者一个失眠的秋夜，找出一本捧读一番。书中对故土山水的依恋，对亲情友情的怀想，对社会善良的礼赞，对现实丑恶的鞭笞，对人文的关怀，对崇高的托举，充满了理性，充满了思辨，充满了哲学，无一不展示出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沉甸甸的力量。贾平凹曾说：“诗自在于我们心中，诗人并不是作诗的人。诗应该充溢着整个世界，无论从事何种事业，要取得成功，因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心中永远保持着诗意，那将是最重要的一条。”振宙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一位以他的生活和写作向我们昭示生命之诗的诗人。他是从人格出发，从心灵的道路上通往文学的，是爱培养了他的品格与美感。对他来说，写作就是人格的实践活动，这种追求人格与艺术创作一致性的品格，使他拥有了经典意义上的艺术生命。与其说他找到了散文随笔这一形式，不如说这一形式正好适合他，适合他那罕见的质朴，适合他对存在的追问，以及他对生命万物的关怀和爱。

振宙先生笔下的文字，因诗意而灵动，因思想而飞翔。“故乡小镇就躺在汉江的拐弯处，就藏在巴山的皱褶里。夜里，随着某人最后一声呵欠，小镇便浸入死寂.....报晓的鸡，见地炉坑的板儿裂了微亮的缝儿，这微亮的光线也是从木板儿门木格儿窗中折来的，它便从地下高高地啼一声，隔壁笼中的鸡炉坑里的鸡一声接一声地长啼起来，于是，小镇便醒了。”(《晨雾》)田园牧歌是令人愉悦的，而理性的反思更令人警醒。“反思‘五四’，就是反思百年来我们文化的‘解构’与‘建构’。目的在于文化和思想的建设。梳理与批判、否定与光大……”(《关于“五四”》)“就文化建设而言，我们惟有在‘执经达变’中清晰自我，在喧嚣中学会安静，在迷津中秉持心烛，在文化自觉中亲和母语。懂得敬畏，才能自信。有信仰才能有尊严。因为，这理那理，返璞归真才是至理；千象万象，揭示本质才是真相。惟有这样才可能澄明寰宇，还原真诚，端正人心。”(《阅微缀琐录》自序)面对这些质朴、硬朗、富有警策力的诗性光泽和理性思考的文字，那种对事物本质的抵达，那里面所包含的灵魂和人格力量，应该使这个时代的许多沉迷于商业化写作的人自感愧怍。形成了他生命的根基，形成了他精神生活的风景，也形成了他对周遭世界的现代文明的批判。

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文学退入社会的边缘成为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人退却了，一部分人仍在坚守，举世滔滔，而为写作而写作者依然站立在洪流之中，坚守着自己认定的高地。振宙先生就是一个坚守者。他遭遇过困惑，遭遇过苦闷，遭遇过误解，遭遇过挫折，但他挺住了，“挺住意味着一切”。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的意志，是构筑精神大厦的物质基础。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司马迁惨遭宫刑著就《史记》，屈原饱经谮毁赋出《离骚》，韩非被囚受困遂为《孤愤》，左丘明双目失明乃成《左传》《国语》。“人就是从困境中一步步走来的。因了困境，我们才聪明强健起来，我们的思想和创造才能有今天的灿烂辉煌；因了困境，我们才需要爱呵护爱培植爱滋润爱，我们才懂得了谦虚懂得了取法自然；因了困境，我们才有了力量和信心的厚积而薄发，才有了‘符号’的发明和修订……”